

数字变革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探析

◎黄红平,巢 华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特征、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先进生产力,是数字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新向度。数字变革集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于一体,以数字思维、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引领劳动要素的数字化变革,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变革的核心力量。结合数字变革的特征与生产力发展要求,应以数字中国布局新质生产力战略规划、以数字素养提升培育新型劳动者队伍、以数智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引擎、以数实融合优化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变革;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24)03-0166-06

DOI:10.16354/j.cnki.23-1013/d.2024.03.018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把科技创新视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提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3]。在 2024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4],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锚定了目标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准确把握“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这一时代特征,进一步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新质生产力的“新”是指生产力三个基本要素

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实现了跃升;新质生产力的“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新旧动能的转换,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推动生产力发展提质增效。数字化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或转化过程,是信息领域的数字技术全方位地向人类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推进的过程^[5]。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数据要素嵌入产业生产,数实融合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从而引发广泛而深刻的数字变革,这一变革势必引领生产过程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目前,学界已经注意到数字化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是有学者提出传统生产力要素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变革,围绕劳动主体的脑力化转向、劳动工具的智能化改造与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信息化转变展开深刻讨论,认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呈现出主体劳动脑力化趋向,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的“类脑”智能工具系统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智能水平,以劳动资料的非物质化、智能化实现劳动方式的系统性重构^[6]。二是从协作理论探讨数字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提出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来说,社会再生产过程依托数字平台实现生产、流通环节之间的数据要素全面连接、实时响应,通过一体化算法体系强化流通与生产环节内部的大规模实时协同、高效协作,以网络化协作生产体系促进生产力的数智化变革^[7]。三是有学者提出将智能制造融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逻辑考量与实践路径研究”(18BDJ039);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通大学基地专项研究课题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扬伟大斗争精神研究”(YB07)

[作者简介]黄红平,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巢华,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生产力发展体系,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智能制造既将“物质化”智力应用于现实生产,形成变革性新生产力,提升生产效率,又通过数字化平台革新传统生产组织形态,提升生产行为便利性、灵活性,还利用数字孪生融合前沿技术,推动制造业多元化、复合化、综合化升级,最终形成“整体智能”的数字生产力发展体系^[8]。

总体来看,过往研究主要针对新质生产力数字化变革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而对新质生产力数字化变革的系统性研究尚待进一步探索。当今世界,数字技术发展速度之快、大数据辐射范围之广、科技创新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数字变革正成为经济结构演变、社会发展进步、生产力加速发展的新引擎。本文从数字变革视角阐释数字思维、数字技术等要素如何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重要支撑,系统论述数字变革与新质生产力融合发展的现实路径,探索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方向。

二、数字变革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变革

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仍属于生产力范畴,因此,也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三个要素,并形成了新的产业载体,而数字变革也正是通过影响这三个要素及其产业载体来赋能新质生产力。

(一)数字思维创新性引导劳动主体脑力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变革正推动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在前数字经济时代,人们的思考方式侧重经验和直觉,而实践是形成经验和直觉的主要途径,因此,劳动主体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即使是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也需要在实践中去积累经验和锻炼直觉,并且大量的工作仍然需要由数量众多的体力劳动者来直接完成。随着数字变革的深入推进,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对传统生产过程的改造与升级,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由自动化的生产线来完成,甚至某些简单的脑力劳动也能够为人工智能所取代,由此带来了思维方式的数字化。与传统思维方式不同,数字思维方式强调数据的重要性,是一种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系统化思考方式。数字思维主要基于数字化转型和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从中找出规律和趋势,并据此作出更加明智的科学决策。从本质上来说,数字思维是一种摆脱了传统和经验的创新性思维方式,因此会引导劳动主体脑

力化,从而完成数字变革对新质生产力中劳动力这一基本要素的赋能。

(二)数字技术通用性推动劳动资料数智化

纵观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引发的技术进步都是由少数关键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无数的渐进性技术创新构成,这些关键的突破性技术因其全面且具有革命性,被称为通用技术,比如蒸汽机和电力。需要注意的是,通用技术只有在全面扩散、深度渗透到经济结构的各领域后,才能有效实现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用技术直接决定劳动资料的特性,比如在蒸汽机时代,劳动资料需要依靠蒸汽动力,而在电力时代,劳动资料则主要依靠电力驱动,但无论是依靠蒸汽驱动,还是依靠电力驱动,劳动资料都离不开劳动力的支配和控制,劳动资料仅仅是劳动力体力的延伸或者强化。在数字变革推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逐渐成为通用技术,但是,当数字技术成为通用技术后,劳动资料发生根本性改变,其不仅取代人的体力,还将逐渐取代人的脑力,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数智化特征,由此也完成了数字变革对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资料这一基本要素的赋能。

(三)数据要素渗透性促进劳动对象虚拟化

数字变革不仅赋能劳动力和劳动资料,还能改变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投入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虽然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仍然在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重要性已经下降,而数据要素逐渐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的关键性不仅体现在本身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传统生产要素和传统产业的赋能上。换言之,在数字变革的推动下,一方面,每个行业和每种生产要素都会产生数据,数据要素随之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和各种生产要素中;另一方面,各行业和各生产要素在生产数据的同时,也需要依靠数据对相关生产进行调整和优化,并且越是附加价值高的行业对数据要素的依赖程度越高。这就意味着数据要素具有强大的渗透性,而这一渗透性也使得各行各业和各种生产要素都将转化为数据或者为数据所转化,此时,劳动对象已经成为虚拟化的数据,由此也完成了数据变革对于新质生产力中劳动对象这一基本要素的赋能。

(四)数字平台协同性助力产业载体多元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变革不仅可以赋能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个新质生产力的基本

要素,还可以通过数字平台的协同性对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即产业集聚和产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数字平台可以把以数据为中心的业务管理和运营策略引入传统企业,帮助企业实现对客户、市场和内部资源的快速反应和有效配置。在前数字经济时代,受制于较高的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企业之间只能在特定空间内进行集聚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平台的协同实现跨越时空的交流和合作,这就意味着产业集聚的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即由传统的空间集聚进化为虚拟集聚,无论处在世界任何角落,数字平台都可以充分利用平台内所有企业的数据最大限度地促进产业集聚和产业经济发展。此外,随着数字平台的作用越来越突显,少数实力强的企业还专门成立平台为其他企业服务,进一步提高了协同的效率和产业集聚的效能,因此在数字平台协同性的作用下,数字变革通过产业载体多元化来赋能新质生产力。

三、数字变革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系建设

数字变革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素变革的基础上,进一步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建设,形成“以点带面”的扩展赋能路径。

(一)数字经济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变革是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的展开,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与数字经济的关键投入要素——数据密切相关。数据要素与劳动、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不同,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即数据要素可以同时被不同的微观主体使用,而且特定微观主体使用并不会增加其他微观主体使用的边际成本;二是数据要素的非独立性,即数据要素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才能投入生产,其作用主要是改进生产过程、培育新型产品、拓展销售渠道,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三是数据要素具有易传播性,即数字经济的运行时时刻刻都会产生数据,居民日常生活也可以提供海量数据,与此同时,在计算机系统中,数据以二进制信息单元0、1的形式表示,其复制和传播只需要很低甚至是零边际成本。

数据要素之所以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数据要素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连续创新^[9]。企业通过搜集和分析数据加速自身

的知识创造过程从而形成创新,而创新的形成又可以形成新的数据并推动进一步的创新,由此形成一个“正反馈”的连续创新过程。二是数据要素可以降低经济资源的错配程度。一方面,企业通过搜集和共享产业链上不同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数据,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和存储成本,强化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大数据了解消费者偏好,大大降低企业产品滞销风险,同时,大数据所提供的信用评分还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此外,数字经济转型可以重塑企业的数字业务模式,促进业务模式智能化、协同化和个性化发展,实现业态创新和管理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此,数字经济变革所孕育的数据要素及其特性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

(二)数字技术变革增效科技创新驱动力

数字技术变革最终是为了赋能经济发展,其不仅会对生产领域和销售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创新领域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增效科技创新驱动力。具体来说,创新是一个对现有知识进行重新组合优化的过程,因此,创新所涉及的知识越多,创新的成效就越大。在数字技术变革产生之前,知识掌握在不同的微观市场主体手中,很难实现共享和传播,一方面是因为共享的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共享的风险较大。数字技术的变革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不同主体之间实现知识共享的限制性因素,有效提高科技创新的驱动力。具体来说,数字技术变革打破了创新链条上各主体之间进行知识共享的时空限制^[10],大幅降低了创新链条各环节信息搜寻成本,显著减少创新投入要素的冗余和错配。此外,数字技术变革所产生的信息化平台能形成快速响应创新需求的协同创新管理系统,破除创新信息获取壁垒,从合作方式、价值分布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提高创新效率,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创新资源浪费,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数据建模等技术实时发现创新链条中存在的漏洞和不足,提高创新产出的质量。

数字技术变革还可以构建起良好的创新生态,实现创新链条中各主体的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11]。开放和共享是数字技术变革的重要特征,通过数字技术变革,可以将不同主体所掌握的创新数据和创新资源有效整合在一起,各创新主体在创新平台上共同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共同评估和预测创新技术未来发展趋势,共同投入创新资源,共同推动创新

成果转化,从而大幅降低单个微观主体进行创新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微观主体可能会担心自身的隐私信息会暴露,对此可以通过区块链和隐私计算等数字技术来加以解决,从而有效降低信息共享风险。在此基础上,各创新主体可以学习其他主体在创新机制与资本运作方面的经验,实现有效的创新合作与互补,并就利益共享达成协议,有效激发微观主体创新的合作动能和竞争动力。由此,数字变革通过解决信息共享可能导致的成本问题和风险问题,最终有效增加微观主体进行科技创新的驱动力。

(三)数字产业变革构筑优质产业集群

数字产业变革是数字变革在中观层面的表现。在现实经济中,数字产业变革主要包含两个内容,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是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形成产业集群。一方面,数字产业集群高度依赖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集聚和应用,表现出较强的数字化特质;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传统产业也在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和协同化方向发展,从而表现出较强的数字化特征。一般来说,数字化产业集群主要通过网络实现协同研发和生产,而不需要对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生产设施等进行投资,因此具有明显的“虚拟化”特征,这不仅可以降低产业集聚的成本,还可以基于数字化所具有的渗透性和流动性等特征迅速吸收新知识和新技能,使得产业集群更具活力和竞争力,避免了其走向单一化风险。

对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而言,虽然其在发展初期通常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效应和经济带动效应,但随着市场需求饱和和同质竞争的加剧,传统集群很快会出现创新能力减弱等问题,导致产业集群最终走向没落。数字产业变革下形成的产业集群具有典型的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等特征,这使其不再拘泥于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而是聚焦于某类应用或者某类服务。此外,数据要素本身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走产业融合和产业结合之路,由此形成的数字化平台则为数据要素共享和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12],为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整合和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得集群表现出动态化发展、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由此,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数字产业变革能够构筑更加优质的产业集群。

(四)数字新质生产力助推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

在数字经济变革、数字技术变革和数字产业变革的共同作用下,数字变革催生出数字新质生产力,并由此推动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科技创新驱动力增加,还是数字化产业集群建设,最终都要落脚到高质量发展上。相对于以上三个路径的间接影响,数字新质生产力可直接助推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立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各理念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高质量发展的完整体系。长期以来,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增长方面,为了在短期内实现预期增长目标,地方政府更加重视要素投入特别是投资的增加,使得经济增长背离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传统的生产力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存在根本差异。第一,数字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其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而非要素投入增加,与创新高度一致;第二,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均衡分布和数字化平台的供需直接对接改变区域和城乡之间发展非均衡问题,与协调发展高度一致;第三,数字新质生产力以无形的数据要素为关键投入要素,不仅可以重复使用,还可以无限增加,因此以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的产业体系必然是低碳环保和可持续的,与绿色发展高度一致;第四,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本质是开放融合,与开放发展高度一致;第五,数字新质生产力摆脱了资本和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对收入分配公平的不利影响,任何主体只要从事生产和生活都可以创造数据,并据此获得相应的收入,此外,数字技术改变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信用好的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可以获得资金支持,从而与共享发展高度一致。综上,数字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有效助推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

四、数字变革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

(一)以数字中国布局新质生产力战略规划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

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规划》明确提出,数字中国建设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并且要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毫无疑问,数字中国布局将对全社会、全产业数字化转型起到支撑作用,并能引领未来重点数字产业发展方向。换言之,数字中国布局将会在国家战略层面全面深入推进中国的数字变革和数字化转型,而数字变革和数字化转型又可以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素变革和体系建设,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数字中国布局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规划。

具体来说,数字中国布局能够助力新质生产力突破技术瓶颈。《规划》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这无疑可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突破“卡脖子”技术提供强力支撑。与此同时,数字中国布局还能够完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环境。《规划》指出,要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和形成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新格局,研究制定数字领域立法规划,构建技术标准体系,制定并修订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产业交叉融合发展等应用标准,统筹谋划数字领域国际合作,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拓展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空间,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等相关国际规则构建,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此外,《规划》还明确要求各地要将数字化发展摆在本地区工作重要位置,切实落实责任,这无疑使数字中国建设从制度上得到高度重视,从而为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激励和动力。

(二)以数字素养提升培育新型劳动者队伍

上文已经指出,数字中国布局从国家战略角度整体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和不同产业与数字产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因此数字素养将成为人们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基本素养。从目前来看,我国不同人群的数字素养还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具备相应数字素养的劳动者队伍。一方面,城市居民数字素养普遍高于农村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数字资源和数字技

能;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居民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居民拥有更高数字素养,并且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数字技术。此外,我国的数字资源供给质量不高,也成为限制居民数字素养提升的重要因素。数字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核,因此数字素养不高必然不利于新型劳动者队伍的建设。

我国应充分利用数字中国布局的战略性机遇,一方面,努力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素养鸿沟”,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确保居民能够享受到基本数字服务基础上,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治理等领域的应用,降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企业进入数字市场的门槛,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措施鼓励更多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这些地区和领域的数字化建设中;另一方面,通过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在线教育项目等方式,帮助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年龄较大的群体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工作和生活需求,加强数字无障碍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积极参与数字无障碍环境建设,全面提升居民的数字素养。在此基础上,统筹布局一批数字领域学科专业,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最终构建起覆盖全民、城乡融合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培育体系,建设一支能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劳动者队伍。

(三)以数智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引擎

数字中国布局和数字素养提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准备了坚实的环境保障和优质的主体条件,而其内生动力和发展引擎则需要由数智创新来提供。具体来说,数智创新可以通过以下三条路径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和发展引擎。首先,数智创新能够赋能科学研究和企业技术创新,助力突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科学研究正在经历从计算科学范式到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范式的转变,以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为代表的数智创新有助于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范式的有效开展,同时,数智创新也能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跨越时空和领域的知识搜索,提高创新合作过程中的信息透明度,降低机会主义风险、不确定性和信息搜寻成本,大幅增加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其次,数智创新有利于挖掘个性化需求,提高国内外市场互联程度,在供给侧催生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产业链建设和国际产业分工,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与动态匹配,助力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创造需求增量,逐步形成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数智创新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和利用已有数据信息,显著降低信息的不透明程度,帮助政府更加真实和全面地了解经济运行状况,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调控政策以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健康成长。此外,数智创新能够帮助市场主体快速掌握大量可靠数据,更加精准地分析预测供给和需求的变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更加高效的新质生产力。

(四)以数实融合优化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

如上文所述,在产业层面,数字变革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种渠道,数智创新有利于推动数字产业化,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发展引擎,而数实融合则主要侧重产业数字化,即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融合创新,形成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双循环系统,推进实体经济业务逻辑重构、价值模式创新和组织形态变革,因此数实融合能从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优化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具体来说,数实融合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由“产品制造”向“制造服务化”转变,推动传统制造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逐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此基础上,通过海量国内用户与完备产业体系的有机结合,就可以逐步激活国内消费市场,构建以我国用户在产品和服务需求中占主导地位的数字经济价值链,进而推动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多层次、技术领先的制造业新格局,从而助推我国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攀升数字价值链高端。同时,数实融合还可以优化产业和企业之间的匹配和协同机制,疏通创新链条中的堵点和难点,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一方面,数实融合可以突破产业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和匹配瓶颈,在各主体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和产业之间的合作和匹配问题;另一方面,数实融合还能够赋能创新链,帮助企业便宜快捷地获得创新链信息,建立多元创新合作平台,提升生产要素跟踪能力,打破信息藩篱,

并且可以提高中试速度和降低成本,加速投资进度,增强产业与创新链的融通互促,促使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与传统体系的有效融合,在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形成有效连接,最终推动产业朝着生态化方向转变,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的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3.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1).
-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1).
- [4]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N]. 人民日报,2024-03-06(1).
- [5] 李春华. 文化生产力与人类文明的跃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3.
- [6] 肖峰,赫军营. 新质生产力:智能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新向度[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37-44.
- [7] 崔云. 数字技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探析[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12):97-109+120.
- [8] 王文泽. 以智能制造作为新质生产力支撑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J]. 当代经济研究,2024(2):105-115.
- [9] 寇冬雪,张彩云.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印证[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6):17-33.
- [10] 荆文君,池佳林. “数实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回溯、进展与展望[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3(5):74-81.
- [11] 苏涛永,王柯. 产学研合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内在机制与作用后果——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10):5-22.
- [12] 张蕴萍,翟妙如. 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及反垄断治理[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59-65.

[责任编辑:惠国琴]